

集部

文敏集卷九

明 楊榮 撰

記

進士題名記

洪惟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混一海宇誕敷文教以興至治建學設科以造就多士三歲一登其賢能而擢用之迄今十有餘科賢俊譽髦之士乘時彚進布列中外建功立業黼黻治化皇上繼承大統率由舊章尤惓惓

焉以興學育材為務故得人之盛有逾於昔乃永樂十三年當會試之期時皇上駐驆北京天下之士來萃者凡數千人禮部既合試之擇其中選者以進三月朔旦上御奉天殿親降制策咨以古先帝王之治道聖情謙冲玉音渙發在廷大小百執事之臣莫不殫力協心踴躍承事先是春雨方降浹日未霽及廷試之旦玄雲卷舒將雨復止祥飆微來天宇廓清霽景融和於是諸士子皆得雍容發舒各攄所藴以對揚聖訓上㫖宸衷以

自慶夫千載一時之遇而天意於此所以協相文明之運有非偶然者既賜陳循以下三百五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臚傳之日都城人士抃舞稱歎以為北京之盛美有以過越前代也既而禮部請循舊制立石題名于太學上以命臣縈為記臣惟賢才致治之本也唐虞野無遺賢書紀其盛成周濟濟多士詩詠其美漢唐宋科目得人史著其實其來也久矣欽惟皇上崇獎儒術作興士類而諸士子遭逢聖明乘風雲之會仰日月之光

以得展其所學勒名貞石傳於無窮可謂榮且幸矣雖然後之人將於是觀焉可不慎哉惟其立身行事必光明俊偉上有以裨益國家下有以惠利生民斯可以無忝於科目有傳於來世其又可不思所以自勵哉臣榮承乏詞林祗承上命謹述國家所以求賢圖治崇重科目之意與夫諸士子遭遇之盛者如此且以傳之無窮焉

進士題名記

永樂十六年三月朔上在北京廷試天下貢士擢李騏等爲進士禮部尚書臣震請立石題名于國子監於是上命臣榮記其實臣榮謹受命拜手稽首言曰國家膺文明之運撫太平之歷興學育材化成天下取士之制雖非一途恒以進士爲重士子通經學古以圖進取而與名者世率以爲榮夫當大比之秋京郡合國子監及畿甸之士天下布政司合所隷郡邑之士三試之拔其尤者貢于禮部蓋什之一明年春禮部以其所貢士又

合而三試之拔其尤者進之大廷葢二十之一其選至精也廷試之日天子御正朝賜清問翌旦復御正朝親覽而次第之臚傳之旦文武群臣朝服稱賀宴賜恩數一循常典寵光衣被葢渥如也與其列者誠可謂榮矣兹又立石題名以垂永久後之人將歷指其名曰某也賢某也才足為國家千萬載之光則榮孰大焉或趣向有異德業無聞則亦不能免於公論矣已之善否人之勸戒胥此焉徵於乎可不敬慎之哉題名者凡二百五

十人第一甲第一名即李騏也騏初名馬上特改今名云

進士題名記

永樂辛丑寔皇上正大統之二十年先是上巡狩北京營建都邑至是告成春正月元日乃御奉天殿受朝萬國來同景命維新而是歲適當會試貢士之期領鄉薦而萃京師者三千人禮部拔其尤者二百二人三月望日上臨軒策試越二日以曾鶴齡為第一劉矩次之裴

綸又次之賜進士及第餘賜進士出身有差揭黄榜于長安門外公卿大夫暨士庶人咸謂都邑肇建而人才彙進如此夫豈偶然哉莫不懽忻鼓舞以為目覩盛事誠曠世之嘉遇也有司復請題名于國子監上命臣榮為記臣惟昔周之武王遷都于鎬講學行禮以宣教化以作新人才而其子孫傳緒至於永久蓋啓之者有其道也方今都邑告成之日聖天子諮詢治道登進賢良以隆文明之運迓千萬載之太平斯世斯人亦何幸歟諸君

子遭際明時題名於太學太學賢關天下公論所自有其名宜有其實以副之詩曰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皇上之盛德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是尚有望於諸君子其勉之哉臣榮謹記

御賜圖書記

宣德二年二月戊寅上御文華後殿召臣榮諭之曰古者君臣莫不同心同德以成天下之務君有失則為臣者匡正之臣有過則為君者訓戒之庶幾更相警飭兩

無猜嫌信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遇者也卿嘗祇事我
皇祖太宗文皇帝皇考仁宗昭皇帝二十餘年竭誠效
忠始終一致及今侍朕左右益加敬慎知無不言言無
不當深用嘉悅兹特賜卿鍍金銀刻圖書五顆曰方直
剛正曰忠孝流芳者以表卿之忠實也曰關西後裔建
安楊榮曰楊氏勉仁者以著卿族系之所自出并表其
名與字也卿尚體朕至意永永無斁臣榮竊惟人臣之
義惟忠與誠乃能賛輔國家光膺寵命以享爵禄於悠

久苟阿徇以取容迎合以求悦不顧事體之重輕不念民情之休戚縱已之所欲言任已之所欲為則將無所不至矣其可乎哉臣榮自揣菲才夙夜祗慎惟恐有負委托之重為愧耳至於非分之恩曷敢希兾追惟初仕以至于今歷事三聖日得侍近清光屢沐天地大恩眷待之隆錫賚之厚非一言可述今復蒙恩賜以範銀圖書奬諭之重製作之精誠古今罕有臣榮敢不敬承佩服傳之子孫永為家寶哉故敢具述于左方以見皇上

眷待恩禮之隆他日或可以備採録云

建寧府學記

國朝混一天下大興文教内建國子監外置郡縣學以教育天下之英才其制甚備薄海内外翕然嚮風學校之盛振古未有也士生斯時得以漸摩詩書仁義之澤而周旋揖讓乎絃歌俎豆之間何其幸歟建之學舊在郡治西南洪武辛巳夏燬于火永樂癸未冬有司上其事詔命擇勝地而新之于時郡守宣城芮麟教授姑蘇

張信銳意斯事遂卜吉於郡東黄華之岡高明廣衍於學為宜而帥閫廨舍軍士室廬實據其半於是都指揮師祐徐信撤其居室以地來歸乃庀材鳩工合屬邑之民以涖事凡藩憲兵衛官僚與夫使命之臣躬臨獎勵而建之人士亦皆捐貲樂助以相其成未幾郡守劉敬繼至命檢校李新專董其役經始於乙酉春二月訖工于丙戌冬十二月其東建大成殿翼以兩廡衛以戟門而櫺星神厨庫室前後布列其西建明倫堂堂之左右

則有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四齋齋之兩旁則有生徒止舍尊經有閣會饌有堂文昌有祠師儒有室至于泮池庠門庖廩靡不完具而門之内外又有金聲玉振之坊繚以周垣深邃嚴密黝堊丹碧光彩煥然信乎東南之偉觀而他郡莫及也今年春郡守劉公來京師請紀事刻石垂示于後嗟夫學校王政之本風俗教化之所關自昔帝王之治莫先乎此聖天子即位以來親幸太學御筵講經訓飭諸生藹然唐虞三代之風由是教化旁

達賢才輩出郁郁乎聲名文物之盛豈非教養之功有以致之歟吾建為晦庵西山二先生過化之邦其流風餘韻宛然猶存士君子景仰其間而又遭逢聖明之治樂夫學之有成得以優游涵養于兹將見髙明特達乘時彙興效用當世以顯其功業流芳於無窮誠有以為邦家之光不徒為斯學之榮而已也

固安隄記

天下之難治者莫踰水而治水之先者尤莫踰京師故

大禹之跡首在兾州豈非以水之利害所繫者大而帝畿之内宜慎其防以為宏遠之圖也歟盧溝之河發源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之陽發為渾泉而為桑乾河鴈門應州雲中山西諸水皆會焉愈遠益大過懷來行兩山間拘束齟齬而不得肆至京城西四十里石經山之東地勢平而土脉疏衝激震蕩遷徙弗常後魏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建成侯劉靖及子平鄉侯弘築戾陵堰以防之水患以息後人思其功謂之劉師

堰歷世既久水勢漸更下流十五里距盧溝不遠有曰狼窩口時復衝决漫流而東浸沒田廬民弗安業聖朝建北京視河為襟帶永樂間屢嘗修築輒復頹圮今聖天子嗣位命工部侍郎李庸內官監少監姜山義往任厥事復命太監阮公安少保工部尚書吳公中總其事且勑其務存堅久勿為苟且庶幾暫勞永逸群公效命材諆具濟經始于正統元年冬畢工于二年夏凡用工匠二萬餘月給糧餉以萬計累石重甃培埴加厚崇二

丈三尺廣如之延袤百六十五丈視昔益堅既告成賜名固安隄命置守護者二十家建神祠於上有司以時修祀禮凡督事者悉賜鈔幣以勞之其視築戾陵堰役費加倍而堅實亦過之仰惟聖明至德蟠際穹壤而於京畿益圖鞏固以寧濟斯民於千萬年諸公亦能同寅協恭用成厥功蓋可久可固而利益於世者不小皆所當書於是叙其始末俾勒諸石庶後之人有考焉

應天府重建儒學記

國家崇儒重道建學育材懋圖化理爰自京畿至于天下郡邑莫不有學設師儒以訓之豐廩餼以養之嘉惠斯文列聖一心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卓冠前古士生斯世而蒙遇若此何其幸哉南京應天府為天下列郡之首學宮在郡治之東南蓋宋景祐中所建歷元再燬于火大德癸卯總管陳元凱復之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即以是學為太學洪武辛酉始創國子監于鷄鳴山之陽而改是學為應天府學以江寧上元二學之生徒

隷焉永樂戊子復燬于火所存者惟東廡及戟門欞星門東序三齋而已學官因循迨今二十餘年未有能復之者宣德已酉南京守臣襄成伯李公既視政即有事于學於是閲其舊址乃慨然曰是風化所自出而摧獘不復曷以稱皇上教育之盛心哉遂率府寮部屬各捐已帑傭工輸材而府尹史怡等咸捐俸貲用相其役以是年七月初吉經始越五月而明倫堂成明年而大成殿立齋廡門廊次第畢舉凡諸故構之陳朽者皆葺而

新之煥然宏麗有加于前於是僉言立石以紀其事治中三山高應以書請予記之予惟李公荷國家付托之重仰承德意作新學校倡起斯文固爲政之所宜先其用意之勤經營之篤紀述以勸後人亦宜也夫自古帝王之建學莫不以明人倫爲化理之本人倫之大莫先乎忠孝學者之學亦莫切于斯二者自家及國以至於平天下莫不由是而推之馴致其極天地以之而貞觀日月以之而貞明五氣以之而順布萬物以之而化成

者何莫不本乎此苟不務此而徒學於文辭以為進取之具是果何補於化理者哉予固知李公風勵之機而顧望於後來者如此故推本而書之俾鑱之石以示夫學者其毋以吾言為迂尚相與勉于成也

重建縉雲縣儒學記

學校之設所以化民成俗而為治天下之本其所繫甚重矣唐虞三代之世治隆俗美莫不由是也我太祖高皇帝龍興之初首詔天下郡縣皆立廟學而於京師建

國子監選擇俊秀甄拔師儒以教之聖謨明訓蓋宏遠矣繼以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孜孜求治而於學校之政尤加意焉今皇上繼體守文茂圖化理欲使治效超於唐虞三代之盛為臣子者敷宣德意其可不以學校為重乎宣德庚戌縉雲重修縣學成教諭松溪楊銘馳書京師請予為記曰邑有舊學在史隱山下國初知縣劉澤民因唐人故址而新之歷歲滋久日就傾圮典學校者欲改為之而力不逮修補破壞苟且歲月而弊陋

滋甚宣德之初三山陳京來知縣事既至視學舍慨然曰兹非為政所當先者乎京在是其敢不勉圖新之然以視事之始教令未敷未可以勤民及再朞而民化乃謀於寮屬各捐俸貲以倡之而邑人之好事者皆樂從掄材伐石蠲吉興工化腐橈以堅良易傾陊以方正禮殿儀門講堂齋廡次第修舉丹碧黝堊煥然一新經始於庚戌之秋七月落成於是冬之十月計其用工雖不久而宏規永圖超前數倍不為之記則無以示後來敢

以為請予與京銘皆閩人而京又為令之有聲者願其所為實治天下之本繫焉義不可辭乃謂之曰朝廷所以重學校者蓋以明人倫美風化育賢材以興文明之治也有司奉行而修舉焉豈直備文具為觀美也哉亦因是而已矣然而人倫之所以明風化之所由美賢材之所由成非獨居之使然也必司政教者明道德於其身有以倡率之耳京以文學登進士其於聖賢之教究之有素茲為百里之政拳拳以興學為心而典教事者

又得銘焉是不徒以其治民者治民而又能以其教民者教民吾知縉雲之理效必有加乎昔矣是可書也乃為之記

清樂軒記

駙馬都尉沐公乃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西平侯贈黔寧王之仲子今太傅黔國公之貴介弟也為國勲戚而能忘乎貴富之勢日接賢士大夫敞一軒以游處列琴書尊俎其中外則環樹佳花美蔭之

屬無埃壒喧囂之雜有夷曠靜嘉之趣從游者因名其軒曰清樂或謂樂者人情之至願而公卿大夫士所得有不同者何以所處之地異也一介之士處衡茅之陋甘疏食之泊味道德而佩仁義飢寒不以為累而其心休休焉以自得者衆人之所難也公卿大夫生以世閥寵以珪組而不溺於膏粱綺紈之習驕汰侈靡之歸其所為與所得較之一介之士曾不少異者雖君子亦難矣故世之有得於彼者終遺於此茲乃于公而具見之

此軒之所以名因以表公之一身有以致衆樂之備而兹軒之勝又有以見乎為趣之清也又謂公之盛名足以榮于身而德益謙長才足以超於衆而志益崇顧乃得雍容自逸以享其樂何哉盖國朝之制所以優禮于貴戚者然耳然公雖被優禮之隆昔在永樂中詔營繕太嶽太和山宫觀已甞命公督其役績用有成既而屢受命掌行後軍都督府事施設有序上以公為才下以公為惠而時論重焉兹遇聖明在上海宇晏安用是得

遂享乎此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歟客有道名軒之意與茲軒之美於予者予方歆羨而致慕焉公乃屢走書金臺求軒之記意尤懇懇不獲辭也遂次第所聞者如此云

重建孟瀆河閘記

君子之立政有可以益國而利乎民者知無不為爲之有方雖疲民力而民忘其勞耗其財而民不自恤茍或役民於非所當務則謗怨隨之其能留聲當時為利後世

者幾希孔子曰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其信然矣乎工部侍郎廬陵周君忱奉命廵撫蘇常諸郡常之武進故有孟瀆河閘以通東南漕運及商販之舟且溉傍近田數千頃歲久閘壞公私病焉常守莫君愚圖改作之以役費繁重弗敢專謀於周君議以克合遂發往歲節省稅賦浮費以市財僦工礱石姑蘇洞庭山而舟致之郡民皆懽忻趍事作於舊址之南丈餘其下先錯列巨栰貫以長松而後寘石焉

東西石甃縱以丈計為十有六崇以丈計為二百五中廣視縱當八之一南北為鴈翅狀以殺水勢中夾木石鑿以納懸板而上下之經始於宣德八年九月而畢工於是年之冬用徒匠以日計二萬三千七百六十木以株計八千九百石以丈計三千五百灰以斤計二十二萬磚以片計十有二萬始終董其役者知縣朱恕效勞為多耆耆民惲昶閘成而獲利如故莫君以為苟無記述則後世莫知所自遂因通判張齡來京請記於余余

按圖誌兩浙運河貫郡城西行三十里歷奔牛吕城二堰以達京口舟行既艱而河小不足以通巨艦唐元和中刺史孟簡始令開北河自奔牛北行七十里至河莊鎮入揚子江舟無巨細皆得徑達于江而免過堰之勞第其水上引運河源遠不能常續下仰江潮去來不能常存簡於是置閘河莊為之節制使人以時啓閉而其利益博其惠之在人可謂深且久矣人以其姓名河謂之孟瀆又謂之孟子故閘亦以孟瀆為稱閘廢民失其

利今得周莫二君子協謀而更置之二君子之惠足以
繼簡而流於無窮是可尚也故系以詩曰
孟瀆伊始唐元和中始之者誰刺史孟公公時為政佚
道是崇鑿河築閘厥功既隆汎汎者舟往來具通每每
者田歲恒獲豐歷數百年湮塞嚙衝既阻于舟亦病乎
農猗歟周君思成其終莫守贊之詢謀僉同相地之宜
惟善之從乃市良材乃鳩衆工匪取于民匪私于躬錯
枝累石既堅既礲傍峭而固中虛以容舟無阻艱農無

歳凶人用懽謡二君之功功成恵施既博且洪勒辭于石用昭無窮

浙江嚴州府重修儒學記

學校教化之本王政之先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莫不致謹於此洪惟我朝天啓文明之運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首建國學於是四方府州縣皆設庠序以教育天下之英俊以至于今聖聖相承五六十年之間髦士彚進而治道大興猗歟盛哉浙之嚴州郡學舊在城東南隅

宋雍熙二年遷郡城之西北方其時諫議田公文正范

公清獻趙公相繼來為郡於是廟學之制教養之具煥

然大備然自雍熙至大觀自大觀至紹興百五十年之

間凡三改作矣厥後知州事錢可則立石誌之元季兵

燹燔蕩靡遺國朝洪武庚戌詔設學校廼即城西舊址

以建歲甲寅郡守趙士敏議徙城内今在郡治西南三

十步中為大成殿殿之東西為兩廡南有戟門門之外

為泮池池之上為石梁東西立二祠池之南為欞星門

殿之北為明倫堂闢四齋於堂之南左右堂之北為會饌堂東廡之東則有神厨神庫等房西廡之西則有射圃講肄之所倉廩庖湢靡不整備規模宏敞視舊有加焉迺歲廟貌傾圮梁棟朽腐繼遭洪水漂蕩渰浸不堪矚目歲丁酉教授孫子敏首捐已俸以倡率之前太守李興同知曽所敬通判范耘吴顯推官申文才守禦千户劉福遂安知縣胡子澄曁各庠師儒六邑士人皆出財以助之繼而郡太守建安葉公溥下車之初惓惓然

以興學為念復捐貲鳩力協成厥美以是年夏四月經
始至冬十二月訖工既成分教郡學謝坤舒宗㫳具書
其本末因葉公與予同郡來請記予惟正風俗厚人倫
敦教化育賢才皆本於學校學校之設誠為政之急務
苟非有賢守令誘掖獎勸黽勉維持以振起之則徒有
其名而無其實曷足以致此哉嚴陵為浙名郡學校之
政初未嘗或弛故其士習之美賢才之盛至於今而弗
替雖廟學完圯不常此固物理而又得太守如葉公與

前守貳寮屬暨師儒賢俊富家巨室相與綱維樂為之助俾仆者起弊者新漫者飭堂廷嚴整俎豆靜嘉不惟聖賢之靈洋洋如在而凡為師生者亦得以雍容揖讓乎其間以講明聖賢之道是豈不為斯世之盛美乎故不可以不記也遂樂為記之使鐫于石庶後之人得有所考焉

山西大同府重修儒學記

學校王政之先務教化之本原自古帝王莫不興學育

賢以隆治道故學校興賢才盛而教化行我朝混一以
來尊崇文教自京師達于郡縣雖遐陬僻壤莫不建學
設官以教育賢才登貢以時選用有法五六十年之間
髦俊彬彬布列中外攄才效能以輔成太平雍熙之化
者何莫不本於學校之教也其盛矣哉山西大同即古
之雲中為西北名郡永樂癸卯冬予以扈從車駕北征
因奉命出使大同留寓旬日時躬謁先聖周覽殿堂杷
壞弗堪退見諸生濟濟在列有揖讓禮義之風因憮然

興歎以為群公鎮戍于兹者當有以作興之且以凡物之興廢盖自有時然亦必遇其人之賢達而後可以有成也去之又二三年廼有明詔修舉學校而山東叅政丹陽沈公固適以練達之才承命往贊邊務因詣廟學遂言於征西前將軍武安侯合肥鄭公亨叅將都指揮舍山曹公儉暨山西都行二司都指揮滁陽羅公文等各捐貲聚材以為倡并召所部兵民各輸其力悉撤其舊建大成殿暨兩廡櫺星門崇峻宏敞偉然有加重塑聖

賢像鐫刻神位龕帳案座靡不整嚴塗徑堦除甓甃端好并修明倫堂齋室神厨庫房庖湢之所栖息之舍無不完具丹漆黝堊煜然一新經始於洪熈元年之秋九月落成於宣德二年之夏五月廼奉書幣請予文以為記惟國家列聖相承其於學校之政皆惓惓致謹賢才之興日新月益爰自唐虞三代以降莫此為盛矧斯郡密邇畿甸文物之富與他郡異况師範得人生徒務學而又幸際諸賢相聚于兹皆能潔己奉公以祗承朝廷

德意然則學校之教其有不興者乎予既念昔遊之慨歎樂茲學之重新而又喜諸公雖當邊務之繁知聖道之尊與學之重可謂知為治之本而識慮過於人遠矣因備書其本末俾刻于石以示四方來游來觀之士皆知所勸焉

白鶴山房記

滎家建寧去城東二里有山高壯雄偉其勢昂然望之若鶴按郡誌云東晉時有望氣者以為山有靈秘將發

而觀之朝鑿暮合已乃見白鶴雙翔其上遂不敢發因
名曰白鶴山嘗有甘泉湧出其麓病者飲之即愈傍有
真如寺寺西南地勢隆起狀若伏龜兩水交流于前而
紫芝鐵獅雲際梅仙諸峯爭奇獻秀巍然對峙左環右
抱前拱後挹風氣凝會蓋隱然一善地也人多求葬而
不可得榮先大父存日種德積善孝行純至既歿而窀
穸未卜方是時真如寺僧無涯將有所營建而乏材乃
邀鄉先生蘇公明遠踵門求施先伯父彥禎即集兄弟

予以龍津之木三萬株兼資以運輸之費僧大感恱其後知先大父未塟遂舉其地以奉且曰此嘗有人酬以重價而吾弗之許誠有所待者願以是為報於是筮之而吉遂奉柩藏焉塟已人或以得地賀伯父及先公慼然曰先人體魄得安於此幸矣他非所望也塟後數年無涯歿其徒昧所自因肆侵削已而愧悔復以塋外餘地來售榮復厚償其直遂創屋其傍為子孫守塚之所太守芮麟扁之曰白鶴山房并為之記榮游郡庠時嘗

率群季讀書其中自後忝科第列職詞林叨承眷遇光寵極矣是皆先人遺澤所庇故能獲此朝夕思欲報上之恩與先人之德顧惟菲薄有所不能公退之暇追惟故山白鶴之勝實先塋之所在松楸霜露之念無時不存因請善畫者為山房之圖將求賢士大夫賦詠以昭先德庶傳之弗泯少紓縈拳拳之思也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誠以世之孝子慈孫之思慕其先者無所往而不致其意而榮之於此豈能忘也因書為記俾後之

子孫知山房之所始焉

存心堂記

王氏以醫鳴世久矣其先世家金斗曰德孚者仕宋大理丞子永嘉判楊州南渡時遷淛元之世曰宣伯者從晉陵隱居鎮江黄鶴山始為醫藥濟人子致和仕為楊州路醫學提領聲著于時曰貴和仕為教授尤為人所推重教授之子克明能紹先志益勤所業以擅名譽壬辰間自晉陵避地龍潭洪武初召入京師尋寓鳳陽從

太宗文皇帝之國居今北京蓋十數年年八十三而終其為人敦厚質實孜孜以利濟為心治人之疾多有奇效而又工于文學以是文皇帝極愛重之嘗呼其字而不名焉其子彥昭克纘遺緒名譽益振間請於予曰吾家以存心名堂蓋百餘年而未有文以記之幸賜一言不惟有以著先世之美為子孫者亦永有賴焉予惟心者人之神明具衆理應萬事操之則在舍之則失是以君子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焉況醫道於人死生所係

苟心有不存其不至於謬誤舛錯以戕人之生者幾希今王氏世儒而業醫又能以存心名堂為子孫者世守其訓則其惠利及于人者豈不遠且博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其是之謂乎彦昭有子曰讓曰謙聰明俊秀好學不倦而又循循雅飭親賢士大夫日進月益將必昌大其門閭振揚其家聲不啻於此而已是為記

華鄂堂記

伍氏南昌著姓世家邑之杜溪至漢用者克敦誼讓推祖父故業與諸昆弟獨徙居灌城鄉之懸榻里家益饒裕而好善樂施之心弗倦人以是多之漢用去世子伯遜伯暘伯遠伯璣篤友于之義不為私藏凡諸舉動一惟伯遜之命是聽口以百計而内外翕如也賓客過從兄弟怡然相與款遇盞斝之序行鴈行森列塤篪迭奏和氣藹乎一堂之上見者嘆羨不置因舉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之詩歌而美之且舉酒賀

曰斯堂宜名以華鄂堂既得名而未有為發其義者伯遜子渙領鄉薦進為太學生擢貳教吳江縣學將行謁余具道其家名堂之意而請記之惟兄弟分形連氣人也方其幼時食則同案學則連業未始不相友也逮乎既長私意物欲或汨其良心弟或弗念天顯不恭厥兄兄或不念鞠子哀不友于弟小則鬩牆甚則分析門户相視如途人以貽士君子之誚者有之今伯遜兄弟去父殁時幾三十年而能篤於恩誼不異財產庭無閒言

使邑里聞見者咸興起感慕其有補於風化亦大矣揭扁華鄂夫豈不宜吾故爲之記而繫以辭曰瞻彼棣華煒兮相承式相好矣維弟與兄兄弟孔懷不私其家孰堪儗之維棣之華棣華鄂然外見其美有聯其輝維兄與弟兄及弟矣和樂且湛不貳以二弗參以三惟一其心終始是同張仲孝友穆乎清風

歐陽文忠公祠堂重創記

甚矣文章之洗陋習而歸諸古著當時而傳後世者不

恒有也宋歐陽公之文足以當之宜乎後之人讀其文而思其人思其人而崇其祀也公吉之永豐人嘗出守潁樂其風土有終焉之志既而歷事三朝出入二府思潁之念不忘晚而得請自以為慶幸則公之於潁蓋惓惓也神靈精爽固在於是矣公舊祠在潁城北瀹于河祀故久廢正統丁巳春監察御史彭勗董學事至潁念公為文章宗主而祀宇圮沒無以聳學者高山仰止之思乃捐貲倡州守僚屬出禄餘市材創祠于城南儒學

西中為堂三間門為屋一間繚以周垣工訖郡之守佐
率師生朔望謁拜春秋次丁祀以特牲父老咸曰公嘗
福惠蘋人祀不為過也學正雷塏請記於予於戲文章
關天地之運盛衰斷續固不偶然周秦以前無容論矣
漢自賈董馬班諸子以來七百餘年而唐有韓子又二
百餘年而宋有歐陽子其文推韓子以達于孔孟一洗
唐末五季之陋當時學者翕然宗之及今四百年而讀
其文者如仰麗天之星斗莫不爲之起敬雖通祀於天

下學宮不為過矧嘗居於潁其遺風餘澤猶有在者乎是不可以不祀也彭君倡之郡僚屬和之俾公之神有所依後學有所仰可謂知所務也它日潁之士出能知通今學古為髙救時行道為賢則無負諸君興廢舉墜之深意矣姑為之記以俟

餘慶堂記

江西布政使司左叅議田君伯邑余之同門友也其材器宏偉而學識博達以明經登永樂甲申進士第歷官

郎署超拜今職聲績焯然時論莫不以為賢然君之心則不自足也恒念曰吾幸蒙國恩備位藩垣皆吾先人積德之所致吾豈敢忘哉乃顏其所居之堂曰餘慶盖取易文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之義也今年冬君以朝賀來京師因請余記之余惟天人之理流通無間循理而行則善積而致慶悖理而行則惡積而致殃不啻如桴鼓影響之相應焉然君子惟知循理而已初不必其獲慶於天而天之錫慶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若持左

契以相付此天之可必者也余嘗序君族譜因得考其世德盖自君之高祖以降代以儒術從宦司風紀録刑獄者相繼而皆長厚務德其所積深矣積之深者發之盛君之所以致位顯榮而克亢厥宗者豈偶然哉雖然不有於前孰為啓之不有於後孰為承之今日之慶固由其先之所積其後之慶豈不由於今日之所積乎矧君位居方岳其所設施則一方之民被其惠利苟推仁不已其善之積而致慶於後詎有涯哉然則君之世澤

不惟有以承之抑且有以大之也傳曰德厚者流光余於田氏有望焉庸記以俟

建寧重修府學記

學校有關於政教也尚矣任是責者不可不究心然欲舉廢墜勸力役必於民生富庶之餘而後可建故有學在郡治之南嘗毁于回禄昔太宗皇帝鋭意文治有司以聞詔擇勝地改創之前太守汭麟教授張信乃相黄華山之陽而建焉幾三十年復就摧毁今教授彭勗當

太守徐公子玉下車之初首以修復為請公曰是吾之所當究心也然必資民力以成民未見德而遽勞之不可姑少俟焉至是政成乃與同知姚閒通通判蔣祐暨朂議其材用之費經畫之方捐俸倡率各有差等不足則資郡人之篤於義者既而量時命日擇敦朴耆民四人董其役材選其良工會其能用出有經役赴以期梁棟之傾者正之榱桷之腐者易之瓦甓之毀缺者補之轉朽敗為堅完新舊規為偉觀嚴嚴翼翼穹壯宏麗丹

碧髹堊煥然生輝帷幕器用靡不備具又以餘力創尊賢堂祀郡先賢之有功於名教者經始于某年某月日迄工於是年某月日凡士之遊泮水者有思樂之懷縉紳大夫之過建郡者興嘉美之歎建安教諭楊壽夫郡人也謂是役之成不可以無紀貽書京師屬予為記將刻貞石告于方來惟建為郡居七閩上游詩書文獻之盛甲於東南晦庵西山二先生之流風餘澤迨今猶存重以國家培養之厚而吾建人賴有所立以表見於世

非偶然也况今聖天子大興文教屢勑天下勸學政而公又能欽承德意振起士氣重新廟學於民事既治之後而適緩急次第之序如此是可書也嗚呼建之君子游業於此者可不知所以景仰而益勵志於學乎夫學非章句文辭之謂也所願學孔子然後不負所學致君為堯舜然後不負聖天子若是則吾建詩書文獻之盛將千萬年有聞於世斯不負朝廷教學與太守修學之意矣予世家于建而竊禄于朝今年逾六袠日漸衰老

建大功立大名以永國家治化無窮之美誠不能無望
於後學也初學之建也予既記之茲復來請故不辭而
致意如此云

文敏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敏集卷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常　循

謄録監生臣徐汝雄

文敏集卷十

明 楊榮 撰

記

重修河南程氏三先生墓祠記

凡先賢所當祀而祀之禮也立祠於墓以祀者禮從義起者也祠久而僨僨而興者常也常則不書而書者大復故也河洛於天地之中扶輿清淑之所鍾賢哲之生自昔林林而盛矣然莫盛於宋程氏父子三先生者程

氏世居嵩之陸渾三先生卒俱葬洛陽縣之府店保遺墓至今具存墓側有祠後人以為享嘗之所歴歳滋久厲罹兵燹向之隆者夷壯者弊茂管宿莽一視蕩然誠當道者所宜究心也錢塘周鑑自郎署出參藩政歴是邦覩之慨然即有志於興復第縻於職務弗果宣德辛亥春皇上圖弘化理重惟古昔聖賢之道乃頒明詔凡天下郡縣有先聖先賢祠墓在者所司宜以時修葺毋就于廢鑑祗承德意樂以斯事自任遂以其秋行郡道

經嵩邑抵程氏故居得其十六代孫曰子中者與同詣墓所薙去荒穢辨正方位先捐已俸為倡河南守郟城李驥及屬邑令佐亦以其俸助之遂召工計資凡所需之物則取於近邑所宜產戒以期輸集無敢緩者以是年某月某日之吉興工工能材良需用咸足於某月某日告成垣墉棟宇皆復舊規封築堅厚樹植繁密凡所供祀之器莫不畢具以某月某日立開國公神主於祠之中以明道伊川二先生侑食依故制也復子中家俾

守祠事遂率郡屬祇奠焉奠已諗于衆曰惟是三先生之墓自宋至今餘三百載其間廢興者幾漫不可知顧念吾徒誦其遺言服其遺訓用底有位茲得奉明詔以周旋執事於故丘之間幸爾訖事要不可無書雖墓間之石有當時銘表在無庸重述而祠之興作歲月不有誌之將何以示後衆皆曰然鑑比以公務來北京屬禮部郎中蕭翰林侍書蔣暉請予記其事予惟道統之傳自吾夫子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後集其大成而不

得位以行於天下遂私淑於其徒然在當時惟顔氏
曾氏之傳獨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子思三傳而
孟子孟子没其道無傳寥寥千百載間不絶如綫迨
宋之興文運斯振而明道伊川二先生出孟氏之傳
乃續而其學之所自實本濂溪周元公茂叔方元公
司理南安時開國攝通守事知其賢深與友善因遣
二先生從學卒能以其道倡天下傳於後世人至於
今賴之是二先生之功當不在孟子下也宋季臨邛

魏華父氏拳拳以二先生易名爲請遂定謚伯曰純公叔曰正公皆得從祀先聖廟廷此天下之通祀也天下通祀則墓祠不立可也而墓又有祠葢墓祠則猶廟祭一家之私祀也通祀以道統之傳惟二先生得與其列私祀則推其所自出而開國公擇師教子之賢是不可泯也揆之於禮殆亦弗畔矣夫然則祠之廢興歲月其誌之也宜嘉鑑之能知所重因其請謹爲之記

三桂堂記

禮部侍郎章君尚文作堂於會稽山之陰其鄉士大夫相與名之曰三桂之堂堂之前植桂固多矣而以三云者何自晉郄生對策有桂林一枝之喻歷唐宋來遂以艷科目之得儁者曰折桂章氏繇宋迄今舉進士者凡三人故有取於是也尚文世家於越高大父諱祓宋景定之間鄉舉第一人值末運仕弗大顯傳三世俱以隱德重鄉邦大父暨父以尚文貴皆贈嘉議大夫禮部右

侍郎尚文登永樂甲申進士第入翰林典郎署累遷至今官子瑾宣德丙午領鄉薦正統紀元遂擢進士高科此堂之所以名也堂峙湖山之門其北為稱山山枕大海出雲氣而吐光景朝夕不窮南為稷山一名齋臺則越王勾踐祭天之所在焉又其南天姥秦望諸峰凌霄漢而隱烟霏鬱然相向姚江耶溪之水環繞其左右而唐所賜賀知章鑑湖一曲者實相觴焉波光山色竹樹映帶奇舒秀卷不一可名此居之勝而得其地也夫綿

世澤而盛者人之賢鍾川岳而秀者地之靈人以地靈地因人傑章氏之桂不特一世有之傳世逾遠而得之者凡三焉是豈偶然之故哉雖然推厥所由亦惟本諸德而已耳姑以桂譬之王榦瓊枝植之良也密葉繁陰積之茂也金粟天香華開之盛也傲歷風霜志操之堅也故君子有取於桂者不徒擬其榮又將資以比德焉尚文之高大父名魁多士大父而下雖未達而均膺寵贈德可徵矣尚文以高才碩望顯于朝三十餘年而瑾

又克繼志濟美振揚於今雖本世德之遺亦以尚文承藉啓廸之致也繼兹以往因其植之良而積愈茂因其華開之盛而志操愈堅吾見德厚而慶延他日後之人於斯桂高攀旁折也不可以數計矣然則斯堂之揭得不為之權輿乎是為記

蘇州府吴縣儒學重建記

蘇為東南望郡吴縣蘇之望邑也儒學為一邑之望而或施教無所瞻仰不稱善為政者得不究於心乎然興

學盛事改作大役也舉大役而使勞費一出於民其得無怨嗟之聲而克底完美者乎若夫知所究心事底完美而不動聲色得不難其人乎吳縣學舊在城西南隅𡡜興坊其地卑隘廟學皆簡陋旁逼軍營喧雜相接春夏水潦四集墻壁傾仆誦習常輟郡縣之長貳暨師生往往興嘅欲遷改之而未有能當其任者宣德七年工部右侍郎廬陵周君忱奉命撫巡東吳諸郡偕知府豫章况君鍾同謁廟學見其不稱因協謀吏造之得隙地

于縣治西南視舊學地廣四倍高爽平曠衆咸謂宜況君具其事得請于朝二君復相與議曰是役不可重費吾民遂計郡之諸倉歲積葦席得五十餘萬鬻米可五千餘石凡材石陶瓦之資匠作力役之需悉於是取給而一毫不干於民復擇耆民王信許均美董其事經始於宣德九年冬十月訖工於明年夏五月以日計之二十三旬有奇成功速而人不知其勞享禮有殿講誦有堂藏書有閣宴休有亭以及門廡齋舍庖湢各以序列

通為屋以間計之二百三十有餘材用堅而人不知其費其既成也父老歎曰廟學不稱久矣一旦更新於數百年因循之後而不以病民席之積屢矣昔也不侵盜於吏胥則腐化為埃塵今乃以之成一邑之偉望何其善也既而知縣某教諭李讓等具其始末走書京師求予記惟學校王政之首教化之源也我國家列聖相承興學育材六七十年于茲矣校庠之盛振古未有是以絃誦之聲郁郁渢渢溢乎遐邇而賢才輩出裨贊鴻化

後先相望亦莫不由良有司欽承德意以振作之然其改作有方若吳學之建者亦不易得也二君子信謂善於究心者矣來游於斯者尚知力學求道篤志勵行期不負聖明造就作養之仁將必效用於時垂芳於後以為斯學之光則二君子之用心亦必傳誦於無窮矣是為記

涼州儒學記

聖朝統一寰宇自國都達于郡邑皆建學立師教育俊

秀仁義禮樂之化旁洽海隅徼塞人才之衆風俗之美度越漢唐而比隆虞周猗歟盛哉凉在西陲即古雍州之域在漢為武威郡地利物産視河西諸郡為美國朝洪武中設衛置戍而戍者多南士謫至子弟相承讀書習禮而訓導張子受命教育之儒風為之勃然歲滿還京而未有繼者今皇帝嗣位特命行在兵部右侍郎徐君晞鎮其地覲將校子弟多明秀好學而未設學舍以為講肄之所遂以請于朝得命乃於農隙令軍士取材

陶甓而經營之既畢工走書京師告予曰涼州河西勝地初嘗有學然廢已久矣晞至相地鳩工中為明倫堂左右為存誠進德二齋外建重門後為教官之居續創大成殿於堂之東殿以崇計二丈有九尺深幾倍於崇廣則幾倍於深東西為兩廡前為靈星門中為泮池池之東為文昌祠祠之東池之西俱為門外又為崇教門俾往來出入皆由焉其捐貲命工塑先聖以下及文昌神像並繪兩廡者則鎮守甘肅太監王公貴少監李公

貴總兵寧遠伯任公禮定西伯蔣公貴會川伯趙公安曁都察院僉都御史曹君翼廵按監察御史馬君昂陝西參政郭君堅按察副史于君奎署都指揮使事任君啓與凡士庶共成之其置聖賢以下牌位者則兵部侍郎柴君車始終督視繕作且有所營助者則僉都御史羅君亨信勸勞羣工俾樂於趨事者則監軍行在兵部尚書王公驥自丁巳夏經始至落成幾二載壯偉閎耀為隴右學宫之冠衆咸謂宜記于石庶後之人有所考

見敬以請夫學校政化之本賢才之所自出也學校立則禮義興風俗美孟軻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非政化之本歟今徐君乃與諸君子同心協誠建學宮於邉陲之地嚴嚴翼翼巍然煥然使凉之學者升降俯仰於其中誦聖賢之訓言而仰其道德之光涵養薫陶底于成材居而孝於親仕而忠於君則是宮之作其功豈淺淺哉若徒由此以徼利達而於臣子之行無所砥礪則不惟負國家教養之

意而亦爲君子之所共羞嗚呼學于斯者可不知所務哉用是以復徐君之請俾勒諸石庶以爲學者勸云

翕和堂記

余幼時聞先生長者言守建寧千户韋楊二公好文禮士人皆愛慕之謹識之弗忘其後韋有子任汀州衛指揮者歲或見焉獨楊公之嗣轉調他所二十餘年蓋未有能知之者及余兩以扈從來北京而楊信中孚忽偕行部員外郎吴公嘉静來謁余故詢之則曰信之父嘗

仕建寧為先生之鄉乃敢求見余覩其胸懷磊落言動謙恭遂留止宿因命觴引酌笑談甚歡於是中孚乃歷道其父昔日所交遊者皆吾鄉之先達也酒酣拜且請曰信世家西江之鄱陽昔南土内附吾父以功授武毅將軍建寧右衛千户吾父存時篤好文雅嘗於上西河之寓舍植竹萬竿以竹所自號賓客過從者皆賢士大夫其所唱和詩文至于今翰墨宛然也信兄弟少時亦皆從遊志齋趙先生之門其後以襲職調守大同兄弟

奉母以居今復僑寓河間郡城中乃於所居之左構堂扁曰翕和盖取兄弟既翕和樂且耽之義頴先生一言以記之余嘉其志之可尚則謂之曰人生天地間父子之慈孝兄弟之輯睦夫婦之協和斯皆天性之常不待矯飾而爲之者然惟其氣禀所拘物欲所蔽而後有以喪其本然之天失其彜倫之正於是爭競之心起焉妬忌之心萌焉雖欲翕和不可得矣今中孚之兄弟事母盡孝友愛彌篤而妻孥藹如一家之内熙熙洽洽翕然

如五音之合奏温然如春陽之發舒和氣冲融貫徹無間孝友之至通于神明則其名堂也不徒誇美於一時將以垂訓於來世其意若曰今日吾兄弟翕和如此吾父母安樂如此自今以往吾之子子孫孫皆如今日堂可不作也茍惟不然則必忿氣相加視為敵仇鬩墻紾臂相繼而作其不至於傷風敗俗者鮮矣安求其能翕和哉昔孔子誦此詩而贊之曰父母其順矣乎誠以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則父母其安樂之矣中孚宜三

復此詩日夕警惕以為明訓凡一毫有動於血氣而傷於和者勿作一毫有乖於禮法而損於和者弗為移孝為忠推和為惠將見德業日新而聲光益著不啻於此而已中孚其益勉之

常熟縣重修廟學記

宣德癸丑常熟縣重修孔子廟學成吏部稽勲主事錢衡世家斯邑少常遊是學來請於予曰學在縣治東南其地隆然以高宏然而敞刱始於宋至和重修於開禧

端平而再葺於元之皇慶至正其間政教興替靡常未可以槩舉也洪惟國朝文教聿興洪武庚戌教諭朱昞來掌教事時學之制左則殿廡戟門櫺星之赫奕右則講堂齋舍庖廩之畢具其後則有子游祠及先賢堂蔚然可觀歷歲滋久上雨旁風漫以圮壞未有能振之者近西江羅汝寛典教兹邑慨然欲作新之計其工費浩繁慮有弗給乃先度其力可為者為之若廊廡講堂門垣齋舍及先賢祠宇皆循次修葺惟禮殿未之能也壬

子之秋縣丞李子廉主簿郭南暇日視學宮見汝寬用力之勤亦慨然曰修學責在有司吾輩視其頹廢而不加力寧無愧焉乃各捐俸以倡訓導徐萬溢翁玭力贊助之命諸生某等督其事衙適得請于朝歸省墓乃奉白金四百星佐其役仍率邑之好事者某某捐貲以助於是聚材鳩工殿之梁棟榱桷瓦甓墻壁之毀者易之帷幙器用之敝者新之聖賢像設章服則繪飾之與汝寬先事所修葺者輪奐華采相為炫燿焉是役也不煩

于官不擾于民而卒以時就誠可謂難矣敢求一言以示不朽余嘉佐邑及典教者之得人又嘉衞之能輕財而知所尊也故不辭而為之言曰學校育材之地風化之原為國者之先務也天啓皇明大一統文明之治開萬載太平之業在内則立胄監在外則府州若縣莫不有學而學之教法規制蓋已超軼漢唐宋而娓娓乎唐虞三代之隆矣皇上嗣登寶位尊崇儒道凡一言一動莫不師法孔子以弘堯舜之治是以屢詔天下修理廟

學然郡縣之吏能奉承者鮮常熟邑佐及典教者咸知所重一新學宮可謂能祇順德意者矣夫常熟乃子游過化之地子游聖門高弟也自今縣之令佐與夫爲師生者優游于兹當何如哉必景仰賢哲修舉學政且務其爲己之學盡乎孝弟忠信之道勿徒衒名譽徇利禄以負國家建學立師之盛意則庶乎其可也敢以此復衡之請且告其邑人焉

重修文公朱先生祠堂記

徽國文公朱先生祠在建安郡城北之紫霞洲蓋宋寳慶三年正月所建以奉先生之祀者也歷元迄今幾二百年棟宇頽圮上雨旁風其獘壞可謂極矣國朝永樂乙未監察御史蔣彦禄給事中陶偉廵部八閩至于建安躬謁祠下相與言曰先生發明聖賢之道羽翼六經折衷羣言以嘉惠學者有功於天下後世甚大建安為先生過化之地其有祠宜矣而歷世滋久廟貌若斯何以稱士民之瞻仰乎盍相與新之於是福建行都指揮

使司都指揮師公祐侯公鏞徐公信郡守劉敬議以克合廼命耆儒許弘暨先生之七世孫鐵董其事仍率邑之賢者相與捐貲出力庀材鳩工凡堂寢門廡以及衆屋撤朽易堅葺弊爲完仆者植之欹者正之黝堊丹漆煥然畢具經始於是年春正月竣事于秋八月於是建安縣學教諭楊壽夫具其本末謁予以記其成予邑人也奚可以辭惟聖賢之言載之經傳所以發至道之藴奥者固無不明且備矣然而煨燼於秦火剝蝕於漢儒

議論紛紜穿鑿傅會學者倀倀焉莫之適從而羣聖人之道幾乎熄矣迨至宋濂洛諸大儒相繼而作闡幽發微以明聖賢之道上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可謂盛矣而其後又有若先生者傑然特出著書立言擴先聖之未發正諸儒之乖誤剖析折衷無復遺藴然後聖人之道昭然如日之行天先生之功其所謂集大成者歟雖然先生之道德天下後世之所共仰而尊之者豈特吾建安為然而祠宇不稱一旦諸君子作而興之偉然舊觀

此不惟一時之瞻望而已有志於聖賢之學者安知不緣此而遂為之興起乎然則是舉也其所關係又豈小也哉予實有望於建安之士也遂樂為之記焉

忠孝堂記

臣子欲報於君親其道莫大於忠孝古之人所以勒功彝鼎垂名竹帛與天地相為無窮者豈有他道哉亦惟盡此而已苟於此有歉焉惡能有所樹立以報國家以顯大厥親而著名臣賢子之聞於天下後世哉故必於

忠孝胥盡而後可也邳州衛指揮使趙本立世家臨淮其伯大父德勝事太祖高皇帝有大功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禄大夫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柱國同知都督府事梁國公大父端亦仕至廣東都指揮同知父驎襲為福建興化指揮使兄弟父子竭力効勞以罄人臣之忠者至矣而其顯親之孝亦於是而有徵焉宗立能心先世之心恪勤厥職恒懼其久而或忘也乃揭忠孝二字以名其堂間致書京師請記於予嗟乎自昔武

弁之家相承既久其後人往往溺於富貴鮮克念祖父
樹立之艱遂致顛覆爵位者多矣其於忠孝何有哉夫
忠孝之推也能追念前人而致謹必能盡誠於國而効
力今宗立以世勲之裔而能廉慎以自持仁恕以撫下
夙夜在公期以上報朝廷下慰祖考忠孝之實度越常
流遠矣其爵位之隆所以匹休先烈者未可涯涘尤且
不自滿足揭扁堂楣冀朝夕覽省以致勵於心懋建勞
績以有譽於天下後世誠可謂不負於君親而與古之

名臣賢子同一轍也是宜為之記

榮親堂記

人子之於親其所以愛敬奉養無所不極其至而又必欲及見其身之富貴以顯揚之然後以為榮焉此臨川張氏榮親之堂所以作也張氏為郡故家歴宋與元簪纓不替今雲南道監察御史士貞之父思魯與母姚氏積善裕家義方克教俾士貞得游庠序早領鄉薦釋褐辛丑進士而拜今官士貞初登第詔歸其鄉而父母康

强具慶兄弟在側一旦以士貞蜚英科第衣錦言還稱
觴獻壽荷恩命之光華侍高堂之宴樂於是族人父老
爭持羊酒交相懽慶爲題其奉親之堂曰榮親蓋所以
嘉美之也間來徵予言以爲記予惟子之於父母以口
體爲養者不如順其心以晨昏爲禮者不若承其志至
於富且貴雖足以爲親之顯榮而或不能承順其顔色
奉養其志意則雖富貴烜赫亦徒爲閭里一時之榮而
已士貞讀書績文一舉而擢高科筮仕之初即任風紀

清要之職俾二親及見其顯榮而怡愉無不自足宜乎族人父老以為榮而相與名其堂也雖然士貞不可徒為閭里之榮於一時尚思居得為之地際可為之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清操峻節内外一致使人皆目之曰士當如士貞之才且良出於科目效用當時以能榮其親如此則斯堂豈不益有光耀矣乎姑為之記以俟

愛日堂記

愛日堂者戶部員外郎羅通學古奉親之堂也堂而名

之以愛日者何哉盖學古禄仕二十年而數去其親常
以謂日積成歲人之壽隨以加也今父母老矣其方來
之日寧能多於已往之日乎人生雖以百歲為期然能
百歲者盖無幾則夫晷運之速豈不誠可惜哉揚子云
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吾於此有感矣
此其名堂之意也夫愛者七情之一性之動也有善焉
不善焉動而仁義道德之是尚者善也聲色貨利之是
從者不善也學古之愛日其本於仁義道德之動者乎

愛日者愛其親也因愛親而愛日焉其為孝可知矣古之論孝若子游之於敬子夏之於色均所難致求能養志而致於道者曾子而已故曾子之孝聖賢之所與也學古充愛日之心其有得於此乎嗟夫孝德之本也推之以為臣而忠故曰孝始於事親終於事君學古以明經取進士為御史多所建明及知交阯清化州有愷悌之政城守之績此非孝之推乎今父母偕老在堂尚康强無恙諸昆弟之家居者皆能備物以致養已雖不得

朝夕侍左右然居官有善政足為父母榮且不貽其憂所謂養志蓋庶幾矣予嘗聞古之人以孝著而致夫遠大者不少也學古力强而志鋭今受任行邉凡糗粮芻茭所以供軍旅壯疆埸者皆學古事也其任不輕矣盡心於其職而致顯榮膺褒命以為父母之光榮者又奚可量耶學古以堂記請於予故書其實俾歸寘諸壁間非徒以慰學古之意亦以慰其親之心

悠遠堂記

予嘗求夫悠遠之義大矣哉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四時之運行與夫人之所以充積涵養著於當時傳於無窮者莫不有悠遠之道焉吾鄉童景祥氏先世家廣陵唐季避亂始入閩郡占籍于建寧至宋有諱伯羽者嘗從晦庵先生受學景祥實其裔也景祥讀書好禮鄉鄙賢之嘗慨然曰自吾祖宗至建卜築南山下數百餘年以至于今而詩書文獻之澤弗替自非積累之厚繼述之美曷克致此廼作堂名之曰悠遠蓋以表先世之

德使後之子孫得景仰而興起焉間以予有姻戚之好
因其子文安來北京請文以記之予惟悠遠即悠久之
義夫悠久者天地之道所以成物者也故人生天地間
亦莫不有悠久之理養生以寡慾居易以俟命此一身
之悠久也積善基於前樹德承於後此一家之悠久也
景祥自其上世以衣冠之冑衍慶垂裕於其子孫者固
為深厚宜乎後之人益蕃且盛而不至於失墜其先業
此豈非深知夫悠久之理而能得夫悠久之道者乎名

堂之義蓋不外是矣世固有閥閱地望赫然而輿震耀于當時自常情觀之蓋以為非尋常所及然而曾不一再傳則已泯焉寂焉無復有聞於世矣如此者抑安知夫悠久之道哉為人子孫若景祥者可謂賢矣予他日獲遂南還尚一登景祥之堂挹南山之翠酌玉溪之泉弦琴賦詩相與敘悠久之説豈不樂哉故為之記

守泉堂記

國朝肇造區夏治教休明既簡賢任能以熙庶績猶懼

中外百司之職律已不嚴至有簠簋不飾而喪其所守者乃於大誥首編特舉守俸如井泉為喻聖謨洋洋所以開示飭戒乎臣下者抑何至歟列聖相承甄陶造就逮今五六十年而凡有官守者咸知佩服警勵以保其禄位若今武功左衛指揮同知泉寧白君行素其人歟行素器宇俊偉聰敏過人雖生長武弁而弓馬韜畧之餘兼習儒書敦禮義既襲其父爵以掌戎衛之政廼名其所居之堂曰守泉遵聖訓也屬以營繕督工得謁予

於公邸拜請為記惟朝廷設官分職必豐其廩餼使之仰足以事俯足以育者無非欲養其亷恥之行俾得盡心竭力以舉其職故為臣下者嚴恭寅畏夙夜匪懈雖不計其禄俸之入而禄之至者但見與月俱增與歲俱積取之無窮用之不竭譬若井中之泉以資於日用旦而汲焉恒見其有餘夕而汲焉無時而或涸也仕者之有禄亦豈不類於是哉茍居官而公不足以勝私亷不能以節欲侵漁朘剥惟利之是圖掊克聚斂捐軀而不

顧是雖貲賄充羡盈溢比於常禄固或過之而壞名辱身遂底傾覆則雖常有之禄一旦遂絶矣豈不猶秋霖夏潦驟至而卒來轉盼之間溝澮泛溢然其涸也又豈待旋踵之頃歟行素席祖父餘澤腰金鳴玉安居暇食自常情觀之可以優游逸樂日事奢靡以極夫膏粱紈綺之盛而乃孜孜然惟知佩服聖訓以檢身礪操思有以保其常禄而弗敢有過分之求此豈非賢哉然則登斯堂也覩御詰之遺編聆玉音之在耳不徒侈為楣扁

之美觀尚其凜焉而思惕焉而懼兢兢焉以持乎廉潔之行而弗少變則非惟可以保禄位於無窮實足以流芳聲於永世矣斯堂豈不益有光輝焉

璜溪書舍記

七閩多佳山水而建安璜溪爲最溪之流上接武夷下會鐔川波光滉漾有聲琮然而其勢委曲若璜焉故曰璜溪清澂瑩澈靈秀之氣鍾于人物自宋元迄今世家大族廈屋鱗次學徒文士聚處其間燈火之夕絃誦之

聲相聞故擢科與貢者代出不乏吾友雷氏彥器實居于斯而其先世所築璜溪書舍在居之旁秀峰屹乎其前清流映帶其下修篁嘉木森然成列彥器定省之暇藏修游息誠得其所予幼時嘗見諸父與雷氏交游或酌酒賦詩于書舍之中或嘯歌游釣於璜溪之上每終日留憩其間樂而不倦予深識之其後予入郡庠幸得從策明先生又與雷氏諸賢若尚質原中原鼎祐之彥器有融輩契厚時常往來璜溪以燕休游息於書舍焚

香啜茗相與講論經史問難質疑以求麗澤之益如是者不數年予與尚質原中皆來京師既而祐之亦由進士任監察御史彥器亦升太學擢冬官主事而與璜溪書舍相違有年矣今彥器尤惓惓於此而不釋者得非眷戀於其平昔之所游止乎彥器嘗曰吾幼蒙恩育得以優游于書舍者皆賴父兄之教師友之助有以成其才質今而筮仕于朝叨任繁劇旦夕思惟深愧才有不逮學有未至非有所警飭戒謹於初者或不能要於終

今繪為圖誠非玩物愒時之比實於展玩之際儼若父師之在前也豈敢有毫忽自肆乎以公同里敢斬一言以相勗予不敢默而為之言曰夫忠君愛國顯親揚名在乎立身立身之要必務於學所謂學者當檢制其情涵養其性窮夫物理以明諸心審夫云為以篤於行雖小而至於飲食起居大而至於修齊治平隨所施為而無不適其宜者斯可謂學之成也苟徒誦陳言以為博摛藻翰以為華從事科目以徼利達於一時者烏足以

語此哉彥器資質粹美篤志於學凡枉己徇人趨時競利之舉一毫弗足以累其中又幸際遇聖明展其懷抱敦其操履將見聲光益著而陞擢顯庸其所進蓋未艾也子夏云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彥器有之予遂不揆蕪陋而為之記他日彥器儻得拜恩南還歸省其以予言質之鄉先生尚毋以為僭妄也

敬軒記

自昔世臣大家之後克承先德以綿世祚於永久者豈

有他哉在乎謹於其身者有其要也要者何曰敬而已苟弗務此而驕盈縱逸至沉溺聲色貨利蕩然而不知止其不顛覆厥躬以忝厥先者幾希敬之在人所以不可跬步忘也若今右軍都督沐公嗣子可怡庶能審知乎此者矣可怡嘗構一室以為藏修之所朝暮休息其間斂襟端坐披閱經史凝神息慮儼然若與聖賢相對其從父駙馬都尉過而喜之因為大書敬軒二字以寓規勉之意今年致書於予請記予嘉可怡能知所務以

成厥德又重駙馬公之篤愛其姪而期其進於學是皆可書也夫敬之義大矣哉儒先既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又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焉既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矣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之數者充盡用力之方則心有所主而百體悉從令矣由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厥身推之以及乎齊家治國殆無難矣故儒先又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雖聖賢之學亦皆由敬而後有成也然則敬之一言其真聖學始終

之要也歟可怡以軒晃之胄而能脫然於外慕從事於斯以篤所學日用動作必由於規矩法度之正而惰慢邪辟不作於身非確然有見者疇克然哉此余所以嘉之也可怡於斯必進進不已益加夫戒懼謹獨之功務得乎操存省察之實而以聖賢自期則不惟不負駙馬公期顧之意誠足嗣承徽美無忝厥先而斯軒之名亦將有聞於天下後世矣姑記于軒之壁以俟

冰月軒記

姑蘇金養正氏以進士擢監察御史嘗扁其宴居之所曰冰月軒而求予為記予按易大傳曰乾為冰冰者陽之極而陰氣内凝者也又曰坎為月月者陽之中而陰精外瑩者也之二者世皆以屬之陰而不知其根於陽故雖至寒至陰而其中堅肅而明炳者則屬之陽焉其在於人則心也者府是性而官是形者也寂然不動而感應必照者非坎月之體乎湛然虚明而至剛弗陷者非乾冰之象乎夫人之所以確然而不拔湛然而澄澈

者盖有得乎此也而或外物以梏之私欲以蔽之於是至堅者有時而撓至明者有時而昧焉嘗試觀之炎炎者滅慼知乎乾冰之為象惛惛者溺慼知乎坎月之為體盖世波漫以逝者何限哉必也肅然警飭而後至堅者存淨然渫瀹而後至明者著則冰也月也將不待外求而皆具於吾之心焉養正績學入官職任風紀盖思以至堅至明者恢廓於是心而推以為執法之平振憲之綱以無負耳目之寄者乎宜其於冰月而有契焉也

已想其几坐茲軒玄寞氣肅澤冰凝冱於是有取於天下之至堅者焉太空無雲桂輪孤照於是有取於天下之至明者焉斯時也至清至明將與吾之靈臺丹府相為流通而凡天下之汚濁昏昧者烏得而浼之哉若夫徒取冰清月白以為耳目之翫宴賞之娛斯乃幽人高士之所樂非養正名軒之意也因其請姑為記之

雲卧山房記

兵部主事三山鄭塾學初之養疾而歸也造予言别且

有請曰塾家距郡城一舍許居之東則鼓山巍然屴崱高入霄漢西則旂坑諸峰錯列屏障其南則方嶠端厚秀整若置几然山之下皆大江瀰淪渟滙浩不可窮山川之氣蒸而為雲絪緼鬱勃彌綸紛郁而塾適宅於平曠據清淑之會讀書之暇開户而觀之見其出巖扉越磵壑披冒乎林木綿冪乎太虛悠揚往來於簷楹窗牖閒朝暮變化其為狀也多矣塾之意葢甚樂也年三十叨名科第備官郎署今又二十年重惟天地大造之恩

思竭駑鈍以效涓塵之報不幸嬰疾滋久膂力不任茲荷優詔予歸就閒以便醫藥山間之雲當復與之俱而樂矣將扁於舊居曰雲卧山房惟先生賜之記塾歸刻寘壁間不惟山林泉石與有光耀而塾得以朝夕諷誦庶幾疾其有瘳乎予在朝適與學初尋鄉好相往還既久記不可辭乃為之言曰夫觸石而起膚寸而合彌八方而雨下土者雲也然其舒也其卷也曷嘗容心哉學初之仕向登青雲而來者也彼其遭際熙洽之盛履歷

康莊之逵篤慎勤端操行俾英聲燉譽稱道在人而雲山舊隱光價增重其志固可嘉其宦轍方亨而未艾茲以疾歸抑豈其所得已也哉學初春秋方五十齒髮未衰落山房之卧豈宜與隱者同一怡悅哉釋煩劇就暇豫尚精藥石慎節宣俾將來復于康和而出躋遠大山中白雲將不得於學初而久留也學初姑行哉予為之記蓋尚有望於異日焉

王峽書房記

新淦之上游八十里其西滋曰峽江盖江之兩旁皆山重巒疊嶂蒼翠之色郁然如削碧玉而江之流實經乎其中王峽之得名以此曾氏宗沂永豐之望族嘗贅峽江李氏因遂僑居焉今宗沂既捐館舍其子景武嘗慨然自念其先世為詩書簪紱之冑兹雖托寓於斯抑其可遂忘其故業乎廼於所居之旁別築一室以為藏修之所而名之曰王峽書房取經史百氏置其中日諷誦其言而探索其義孜孜焉弗敢少懈客至或焚香鼓琴

或汲泉煮茗或分題賦詩或引觴命酌凡翰墨玩好之適衣冠游宴之娱無往而不自得心甚樂焉間來京謁予翰林請言以記之夫世家子弟生長華腴往往侈於膏粱紈綺之習以馳騖於聲利之塗其不視禮義為虛文目詩書為常物者鮮矣景武承積善之餘慶襲閥閱之遠緒乃能屏斥紛華躭嗜簡册以涵泳聖賢之遺訓景仰前哲之髙風勉勉循循以求其至此非其才識之超邁者能之乎其與世之追逐時好宴安逸樂以流連

於光景而漠然無意於問學者奚啻霄壤哉於是景武之賢於人遠矣景武之叔父子啓今為翰林侍讀學士與予有同寅之好因其請遂特為之記焉

蘭室記

鴻臚寺丞鳳陽周君文衡清修剛直之士也嘗於居室之前除地半畝屏去纖穠艷麗之植惟蒔蘭數本於其間緑葉紫莖青青楚楚幽映窓户間於是扁其兩楹之中曰蘭室復得元趙文敏公所寫蘭石圖裝潢成卷請

子記之將以刻於其室予惟水陸花卉之產千品萬彙其有足以資人之玩好者亦豈以其容色臭味而然哉茍以容色臭味為美而篤意好之此衆人之物於物者之所為也夫何足取哉故陶淵明之於菊周茂叔之於蓮林君復之於梅其冥契妙悟超然獨得蓋有出於容色臭味之外者故其人與物並傳於天地間以至于今彿衆然則文衡蒔蘭於室抑豈徒為玩好哉想夫春雨新霽光風微動異香芬馥浮動几席間方其時退食自

公凝然獨處操之於琴則曰此吾夫子之遺音也紉之爲佩則曰此楚大夫之憂思也於是千載而下而聖人之道德未達賢者之忠貞弗忘則于觀物之頃把翫之餘烏得不有以冥契妙悟而思所以希聖希賢者乎矧文衡以儒發身遭際聖明由名進士給事內廷出倅大州擢選部員外郎陞福建布政司參議繼改令官敭歷中外垂三十年而修名姱節暢達遐邇則其平日有得於觀物之趣也豈不深哉夫不泥聖賢之迹而能師聖

賢之心於容色臭味之間而有超然獨得之妙視世之物於物者奚翅霄壤哉如是而與陶之菊周之蓮林之梅以並聞於時可也若夫觀其秀茁如子弟之在庭挹其芬芳若良朋之同室是皆其餘事耳予與文衡同年相知為最舊故於其請也樂為之記焉

川石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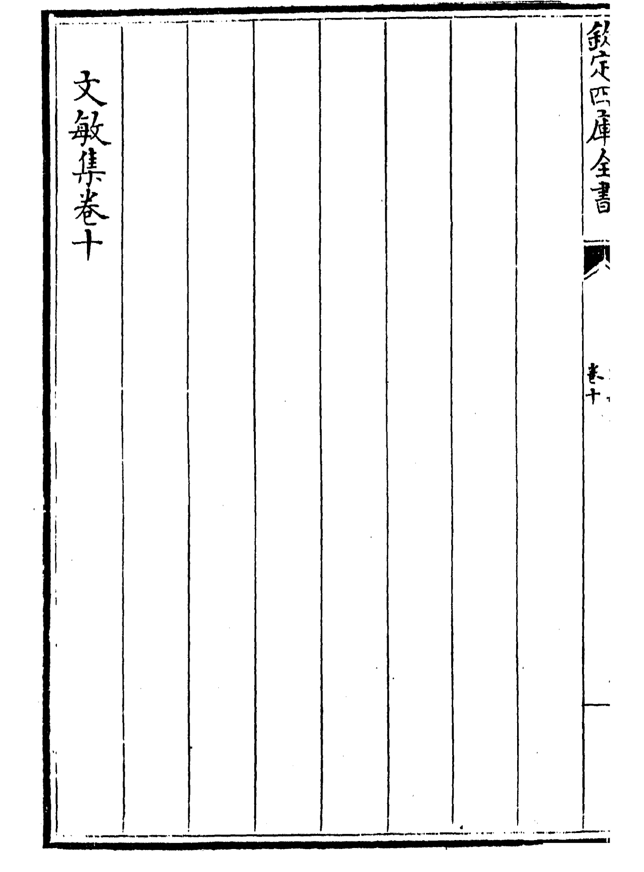
距建安邑城之東有地曰川石其土壤夷曠介乎古田甌寧政和三邑之交山明而水清地幽而境勝其居於

此者多豐家巨族有溪焉其灘之名曰書筒崖石壁立高出霄漢舊有石高僅三尋其廣四尋有咫形如書筒屹然溪上其後淪没水濵世傳唐羅隱過之里人不為禮隱因指此石曰書筒落水川石無官以故民之居其間家雖殷阜子弟聰敏咸惑其言不令讀書由是累世無仕者國朝洪武中里之著姓陳氏伯進有志之士也甞謂其子懷慎曰諸孫宜擇其資禀秀異者為學諸生以取進仕懷慎舉隱言以對伯進笑曰易云積善之家

此也國朝洪武中主僧無涯森公欲拓其舊基大建殿
宇而難其材時吾大父達卿公山有大木數萬株嘗戒
子孫不以貨鬻唯求為學舍寺觀杠梁棺槨者與之於
是森公袖疏來扣時予大父已歿祖妣阮氏即諭諸子
紹先志隨其所欲悉資給之并施以齋粮工力無一毫
靳吝之色森公遂得撤其卑陋恢廓故址首建大殿次
為山門廊廡暨觀音殿伽藍開山二堂裝塑佛像辛酉
復建大毘盧閣高八十餘尺閣之後為寢堂堂之東南

為方丈以至僧舍庖湢衆屋皆具備極完好于時又得
都指揮使施公某千戸方某率鄉之善信施財力以協
相之於是寺宇壯麗緇流益增辛未詔清理佛教遂倂
為叢林以改今額鄉郡稱雄刹焉自是又三十年為永
樂壬寅寺僧普通以齋事至北京廼以寺之本末來請
予記予惟真如寺宇實吾家施材所建㓜時往來其中
見其高甍鉅棟未嘗不仰而望之以懷大父之德今大
父窀穸復託寺近春雨霜露不能不興吾追遠之念則

某之請又烏可辭耶嗟夫佛氏之教無非使人避禍趨
福而皆思有以為善也故世之崇信尊奉之者雖傾貲
竭力無所愛惜焉今真如為建大刹由大父樂施之德
以首倡之而四方好善之流亦皆翕然相繼為之相焉
此雖佛氏之所以能使人流嚮如此而森公之流亦豈
非能卓然自立而興起其教者歟不然何其若是之盛
也因其請故樂為記之蓋不惟有以知佛氏之為盛其
徒之能立抑且有以誌先大父之遺德焉



文敏集卷十